

# 舜耕山

程晋仓

淮南市境内中心地带,有一脉犹如城市观赏大盆景的葱郁优美的小山,名曰舜耕山。它源自大别山脉,与八公山脉地气相联,按堪舆理论说,可上溯至秦岭乃至昆仑,为中国地理意义上的中龙。此山完全在淮南市境,呈东西走向,起伏跌宕,宛如长龙卧地,东起于龙山(九龙岗),西至望峰岗镇的山余家,其峰峰相连,又各不相同,迤迤绵绵包括有二十多里的众多山峦。

山之南是分别地跨大通区的孔店乡、山南政务新区、谢家集区的李郢孜镇等区域,山之北一路铺展而下数里直抵与山势平行而走的淮河。在舜耕山三十余座诸多峰峦之中,有李家山、沈家山、龟山、倪家山、五层山、洞山、长山、罗山等较大山峰。其中,当属海拔216米高的主峰五层山自然风光为最佳,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山谷之间嶙峋怪石突兀,清水溪泉潺潺,松槐桐楝,翠枝相间,灌丛芜草,树阴杂陈,林青木秀,鸟语花香,幽深邃静,置身其中,仿佛有脱凡超俗之感。

说起舜耕山,人们常以因上古贤君大舜南巡曾耕种于此而得名来进行说辞。

地方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记载。宋《太平寰宇记》载:寿州东九十里舜耕山,相传舜耕于此,石上有大人迹。明嘉靖寿州知州栗永禄所撰《寿州志》之“山川纪”记载:舜哥山,黄閼山东十里上有井,俗呼舜哥井,相传舜尝耕于此,石上有大人足。

《明一统志》称其为舜至山;清《江南通志》称其为舜哥山。又有他志说舜耕山一名顺阁山,又名顺山;清《怀远县志》则称其为虞耕山。又载,舜耕山,八公山余脉也。自凤台的陈家岗(现属田家庵区舜耕镇)入境为洞山,山上有寺、有洞,明有避兵于洞之深处,遗骨尚存,山僧以石封之,今呼为仙人洞。

清·光绪《寿州志》之舆地志的“山川”条目记载:舜哥山,旧名舜王山,在州治东八十里,与凤台、怀远二县接壤。书之注解详细地列引《太平寰宇记》云:“州东北八十里舜哥山,相传舜舜耕此,石上有大人迹。”《尚书》:“舜耕于历山。”按历山有四:一在山西永济县;一在山东(荷)菏泽县;一在山东泗水县;一在山东历城县。郦道元皆不能详。然永济县有妫水,(荷)(菏)泽县有雷泽,寿邱在鲁东门,负夏在鲁卫之间,似皆不为无据。淮南僻远,或非舜之所至,土俗相沿,无所征信。应与周处《风土记》所载“始宁、剡二县界上山多柞树,吴越之间名为柞,故曰历山”等语,同为传疑之事。按《怀远县志》曰:“虞耕山,一名舜耕山,又名顺阁山。今按《通志》舜过山,寿州东八十里,即舜耕山,处上有大人足迹,一名顺阁山。注云:《南通志》引《寰宇记》作舜哥山。考《寰宇记》无此文。明《一统志》有舜耕山云,旧名舜王山,亦不云出《寰宇记》。”凡论种种,众说纷纭,令人难辨其真。但无一不是录载铭记了山川之美好。

有人说按当下流行的考据舜耕山真实具体之处的法来辨析,也让人感到其实难辨。且不遑论历史上是否果真有舜其人,史料记载各说其是,叫人真是不好找北。《越绝书·吴内传》中说:“舜耕历山。”但是真正的历山究竟在何处?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均有历山,然而遍查淮南地方史著作,也有历山之记述,如在《大通区志》中的地理山形记述里,上窑山之中有东历山、西历山之名,上窑山在地势地形又几乎没有割断与舜耕山东部岗地山峦的相联,这也为基本事实,但长期以来一些学术界人士却均持考据诸书的观点,通常判定推论舜当耕于山东之历山。按《史记·五帝本末》所说舜曾“渔雷泽”,便认此“雷泽”即是菏泽。因菏泽湖畔有历山。舜曾受封有虞,而有虞之地则在今山东菏泽与河南商丘之间。《孟子·离娄》曰:“舜生于诸冯”。诸冯即现在的诸城。故由此便大略推定:舜生于山东,耕于山东。然而有人就有所置疑,为什么有如此众多之地,如此众多之山被称为舜耕山?诸多疑团,促使后世之人仍在执着探寻,恐怕只有到将来某一天,科技发达,考古有最新发

现,提供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或可兴许打消这些争论。谁又能不无肯定地说,舜当年会不曾逗留于风光迥异、平畴沃野的淮河之滨的此处呢?更何况在淮南境内,到处流传有关于与舜关系密切相关并作为其继承者大禹的遗迹、事迹和传说,而距此不远,在怀远涂山发生的娶涂山之女、三过家门而不入和淮上禹会村的禹会诸侯之事,当年亦普遍被学术界嗤笑为荒谬和不可能臆想,直至最新考古发现了真实存在于当地的大型祭祀坑遗址及大量出土文物佐证,从而坐实了一个被流传多年的古老传说话。

话又转回有关淮南的舜耕山之名,其顺阁山、虞耕山两种说法颇令人值得玩味。

有人说,从舜耕山的走向来看,山体东西顺直,别无分支。古时许家窰、洞山等处都建有寺庙亭阁,当地人可能由此见称其为顺哥山。人们风闻相传,后人念白了字音,或取其谐音称之为舜耕山。

其实虞耕山一说倒是更让人觉得较为可信。何以为虞?《说文解字》释云:虞是一种“尾长于身”的虎。而在更早的《易·屯》中云虞为猎夫之意。就是说:虞耕山的意思是猎夫、耕夫居住之山。据史记载,有虞为掌管山林之官,由于舜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故后人常称舜为虞舜,进而人们将虞耕山呼称作舜耕山是极有可能的。又据《长丰县志》载,在舜耕山的庙山之上旧时曾建有舜帝庙,后为人所毁,遗址尚存。可能是当年地方百姓或是官府为纪念大舜所建,只是无法考证具体时间,这或许只能从某一角度说明此地确有关于纪念舜帝活动的一些场所和风俗。

上述两种说法,孰为定论?尚待专家研究鉴别。

换个角度,从地质特征和地形地貌上来看,舜耕山的平均高度在海拔100米左右,最高的山峰海拔才150米。别看它们个头矮小,地质“年龄”却远远超过八公山和上窑山。在1.5亿年前这里曾有稠密的原始森林,并有象、鹿、虎等动物。因地球造山运动,原始森林被覆在地下,形成淮南煤田,而地下崛起的岩石,形成了今天的舜耕山。

必须提及的是,舜耕山下石炭、三叠纪地层蕴藏了丰富的煤炭赋存,其山北片的广大区域是淮南早期的大通煤田,明清时就有民窑开采。1909年怀远县资本家林文瑞联合段书云等专程前来在此开采煤矿,定名为大通煤矿(喻意宏大亨通,这也是大通之名的由来),从此开启了淮南城市发展现代工业文明的帷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上共和之路,林文瑞等又划定东起陈巷西至安成铺20里的矿区范围。1928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取得九龙岗、大通、洞山的煤炭开采权,大通煤矿由民办改为官办。1934年3月,由田家庵至裕溪口的淮南铁路开工并于1936年全线通车,从此煤炭外销由水运改为陆运,由此致使千年洛河古港西移至田家庵港,淮南铁路通车为田家庵带来了繁荣与兴盛。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田家



田刚 摄

庵设立专员公署,辖怀远县、凤台县、寿县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淮南煤田向西扩展,1950年修通大通至张楼的铁路支线,上世纪70年代末,合阜铁路修通,在安成镇与平圩镇之间地跨淮河建成千里淮河第一公铁两用大桥,开启了淮河北岸地区的大开发。进入21世纪,山南新区的开发建设,淮南城市格局由此迈入了山南山北齐头并进发展的新时代,舜耕山下翻开了崭新一页。

舜耕山中有一个名叫老龙眼的天然小湖,面积有数千平方米,水深近10米,下有泉眼大如磨盘,常年涌冒,湖水清冽,无论多旱,未曾见其枯竭。据当地人说,某年天旱,湖水至浅,只见湖中有一泉眼,水涌不止,迷信的人说,舜耕山俨然是一条卧龙,泉眼即是龙眼,故把此泉称之为老龙眼。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在老龙眼之西的秧草山、长山和庙山之间的山窰处修堤拦水,筑起一条高65米、长120米的大坝,建成面积有500多亩的泉山水库,其与老龙眼水库遥遥相对,宛如两块明镜,映日含月,悬嵌在舜耕山腰中,为山色增添了众多灵韵。

舜耕山中段的洞山,山腰有一个很深的洞,当地人称为老虎洞(也称老佛洞或含仙洞)。洞口怪石嶙峋,周边荫深林茂,石洞外形酷似一只巨大的卧虎。洞内钟乳石悬垂林立,蔚为壮观。清乾隆《寿州志》记载:“石洞深邃,峭壁峻嶒,梵宇称胜。”据说,古时洞前有庙阁,曾是佛、道、儒三教聚集之地。明代以前,洞外建有孔庙,明代改建为观音寺,香火鼎盛,善男信女常来烧香求愿,后来庙焚于战火,但庙基遗迹可辨,洞内石壁上岩刻的“佛”字依然依稀可见。改革开放后,有信众在洞口附近捐资建有一石亭翼然凌立于岩上,望之隽秀而雄然,给人以一种梵境空静幽雅的淡定之感。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舜耕山虽然也曾有过一时的风流,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凋敝冷落的穷山僻野。2013年,市委、市政府从打造山水园林生态城市、增进民生福祉的角度考量,沿舜耕山南北的山腰处顺应山势地理环境规划修建了总长约28公里的环山路(东部总长约22公里已投入使用),而今在山腰中蜿蜒穿行于茂林深处的环山步道已成为了市民休闲漫步或骑行享受自然造化的一大乐事。每当清晨或傍晚时分,舜耕山上便会迎来无数登山锻炼的市民,或沿山漫步,享受时代的美好,或登高远望,领略山景之美,乌黑的沥青路面掩映在山水之中,宛若为舜耕山佩戴了一条黑色的珍珠项链,扮靓了山川,幸福了市民。步入这条绿染山体、人与自然充分和谐、有着“城市绿脊、生态中庭”之称的舜耕山环山路间,市民可暂别城市的喧嚣,宠辱皆忘,尽享休闲时光。白日,放眼山脚下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居民区、疗养院、宾馆,山南政务新区掩映在壮观雄伟的建筑群中。覆盖在舜耕山群峰之上的树林,如同绿色的披风,把群山装扮得郁郁妖娆。入夜,山南山北光影煜煜,霓虹闪烁,仿佛给淮南主城区的这一天然大盆景嵌上了千万颗夜明珠,璀璨迷人。